

百年国学  
经典选刊



# 吕思勉史学四种

历史研究法 史籍与史学  
中国史籍读法 文史通义评

吕思勉◎著

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百年国学  
经典选刊



# 吕思勉史学四种

历史研究法 史籍与史学  
中国史籍读法 文史通义评

吕思勉◎著

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芜湖 ·

策 划:侯宏堂  
责任编辑:孙新文 舒贵波  
责任印制:郭行洲  
装帧设计:杨 群 欧阳显根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吕思勉史学四种/吕思勉著. —芜湖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,  
2014.12

(百年国学经典选刊)

ISBN 978-7-5676-1286-0

I. ①吕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史学-文集 IV. ①K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300605 号

## 吕思勉史学四种

吕思勉 著

---

出版发行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:241002

网 址:<http://www.ahnupress.com/>

发 行 部:0553-3883578 5910327 5910310(传真)

E-mail:asdebsfxb@126.com

印 刷:安徽宣城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: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6.25

字 数:140 千

书 号:ISBN 978-7-5676-1286-0

定 价:15.00 元

---

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

# 目 录

## 历史研究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.....  | 003 |
| 二、历史的历史 .....     | 007 |
| 三、史学进化的几个阶段 ..... | 013 |
| 四、旧时历史的弊病何在 ..... | 018 |
| 五、现代史学家的宗旨 .....  | 024 |
| 六、作史的方法 .....     | 029 |
| 七、研究历史的方法 .....   | 035 |

## 史籍与史学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史学定义 .....     | 047 |
| 二、史籍溯源 .....     | 049 |
| 三、史学缘起 .....     | 051 |
| 四、史部大略(上) .....  | 055 |
| 五、史部大略(下) .....  | 060 |
| 六、史家宗旨今昔异同 ..... | 063 |
| 七、史 材 .....      | 070 |

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八、论搜辑 .....     | 073 |
| 九、论考证 .....     | 075 |
| 十、论论史事之法 .....  | 078 |
| 十一、史学演进趋势 ..... | 083 |

## 中国史籍读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弁 言 .....          | 089 |
| 一、史学之用安在 .....     | 089 |
| 二、中国有史学么 .....     | 091 |
| 三、再为中国史学诉冤 .....   | 095 |
| 四、史权为统治阶级所篡 .....  | 098 |
| 五、读旧史宜注意之点 .....   | 105 |
| 附录一 古书名著选读拟目 ..... | 114 |
| 附录二 关于正史(上) .....  | 115 |
| 关于正史(下) .....      | 118 |
| 六、读旧史入手的方法 .....   | 120 |
| 七、治古史的特殊方法 .....   | 127 |

## 文史通义评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.....   | 141 |
| 易教上 ..... | 143 |
| 易教中 ..... | 146 |
| 易教下 ..... | 148 |
| 书教上 ..... | 149 |
| 书教中 ..... | 151 |
| 书教下 ..... | 152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诗教上·····     | 153 |
| 诗教下·····     | 156 |
| 经解上、中、下····· | 157 |
| 原道上、中、下····· | 160 |
| 原学上、中、下····· | 162 |
| 博约上、中、下····· | 162 |
| 言公上、中、下····· | 164 |
| 史 德·····     | 165 |
| 史 释·····     | 166 |
| 史 注·····     | 167 |
| 传 记·····     | 168 |
| 习 固·····     | 168 |
| 朱 陆·····     | 168 |
| 文 德·····     | 169 |
| 文 理·····     | 169 |
| 文 集·····     | 171 |
| 篇 卷·····     | 171 |
| 天 喻·····     | 172 |
| 师 说·····     | 172 |
| 假 年·····     | 173 |
| 感 遇·····     | 173 |
| 辨 似·····     | 174 |
| 说 林·····     | 174 |
| 知 难·····     | 176 |
| 释 通·····     | 176 |

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横 通            | 177 |
| 繁 称            | 177 |
| 匡 谬            | 178 |
| 质 性            | 178 |
| 黠 陋            | 179 |
| 俗 嫌            | 179 |
| 鍼 名            | 179 |
| 砭 异            | 180 |
| 砭 俗            | 180 |
| 申 郑            | 180 |
| 答客问上、中、下       | 180 |
| 答 问            | 181 |
| 古文公式           | 182 |
| 古文十弊           | 183 |
| 浙东学术           | 184 |
| 妇学、妇学篇书后       | 184 |
| 诗 话            | 185 |
| 附录一 章学诚之史学思想   | 186 |
| 附录二 《文史通义》选读提要 | 190 |



# 历史研究法





## 一、为什么要研究历史

历史到底是怎样一种学问？研究了它，有什么用处？

提出这一个问题，我知道多数人都能不待思索而回答道：历史是前车之鉴。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？那就是：从前的人所做的事情，成功的，大家认为好的，我们可奉以为法，照着他做；失败的，大家认为坏的，我们当引以为戒，不照着他做。姑无论成功失败，不尽由于做法的好坏；众人所谓好坏，不足为准；即置二者于弗论，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？执着相同的方法，去应付不同的事情，哪有不失败之理？在社会变迁较缓慢之世，前后的事情，相类似的成分较多，执陈方以医新病，贻误尚浅，到社会情形变化剧烈时，就更难说了。近代世界大通，开出一个从古未有的新局面，我们所以应付之者，几于着着失败，其根源就在于此。所以愤激的人说道：历史是足以误事的。因为不读历史，倒还面对着事实，一件新事情来，要去考察它的真相，以定应付的方针；一有了历史知识，先入为主，就会借重已往的经验，来应付现在的事情，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；即使去考察，亦易为成见所蔽，而不能见其真相了。如咸丰十年，僧格林沁被英、法兵打败了，薛福成的文集里，有一篇文章记载其事，深致惋惜之意。他说：咸丰八年，业经把英、法兵打败了，这一次如能再打一个胜仗，则他们相去数千里，远隔重洋，不易再来第三次，时局就可望转机了。近代世界交通的情形，是否英、法再战败一次，即不易三来？当日清朝腐败的情形，是否再战胜一次，时局即可望转机？我们在今日看起来，可谓洞若观火，而在当日，号称开通的薛福成竟不

能知,这也无怪其然。当日英、法的情形,自非薛氏所能洞悉。然使薛氏而毫无历史知识,倒也不会作英、法再败即不易三来的推测。有了历史知识,照历史上的成例推测,相去数千里,远隔重洋,而要兴兵至于三次、四次,确是不容易的,无怪薛氏要作此推测了。据此看来,历史知识足以误事之言,并不能说它不对。然而没有历史知识,亦未尝不误事。当袁世凯想做皇帝时,先由筹安会诸人列名发出通电,说要从学理上研究中国的国体问题,到底君主民主,孰为适宜?当时大家看见这个通电,就说:袁世凯想做皇帝了。我却不以以为然。我说:这其中必然别有缘故,深曲隐蔽,不可轻于推测。为什么呢?我以为生于现今世界,而还想做皇帝,还想推戴人家做皇帝,除非目不识丁,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,不至于此,以此推测袁世凯和筹安会诸人,未免太浅薄了,所以我有此见解。然而后来,事情一层层披露出来,竟尔不过如此,这不是一件奇事么?此无他,还是缺乏历史知识而已。据这件事情看来,历史知识是不会误事的,所以误事,还是苦于历史知识的不足。这话怎样讲呢?须知道世界上是没有全无历史知识的人的。我们和人家谈话,总听得他说从前如何如何,这就是历史知识。所谓历史,原不过是积从前如何如何而成,所以此等人和专门的史学家,其知识之相去,亦不过程度之差而已。袁世凯和筹安会中人,想做皇帝,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时,亦何尝没有他们的历史知识?在中国历史上,皇帝是如此做成的;推戴人家做皇帝,是如此而成功的,岂能说是没有?以当时的情形而论,反对的人,自然不会没有的,然而据历史上的成例推测,岂不可期其软化?即有少数人不肯软化,又岂不可望其削乎?这个,据着他们仅有的、一偏的历史知识推测,自亦可以作此断案,自

不免于希冀侥幸。倘使他们再多读一些近代的外国历史；倘使他们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点，知道历史上的事情前后不符的甚多，未可轻易地执着前事以推断后事；他们自然不至于有此失着了。所以说：误事的不是历史知识，只是历史知识的不足。

历史上成功的，大家所认为好的事情，既不能摹仿；据历史上的成例，以推断事情，又易陷于错误；而没有历史知识，又要误事；然则如何是好呢？须知道：应付事情，最紧要的，是要注意于学与术之别。学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的真相的，术则是应付事物的方法。浅薄的人往往说：我能够应付就得了，事物的真相，管它干么？殊不知你知道了事物的真相，应付的方法自然会生出来，只有浅薄的应付方法，则终必穷于应付而后已。浅近些说：我们要做一张桌子、一张椅子，这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，然而木料之类，有时而不凑手，怎么办呢？倘使你只会按照一定的样子做，就要束手无策了。如你明于原理，那就可以随时变化。桌面上是要安放东西的，所以要是个平面，只要是平面，其形状是正方形的、长方形的、正圆的、椭圆的，甚而至于都不是的，却不是顶紧要的条件。普通的桌、椅，总是四只脚，那是求其安放得牢，然则只要安放得牢，三只脚也未尝不可以；倘使只有一根粗的木材，能够撑定在中间，也未尝不可以，又何必定要四只脚呢？这是举其两端为例，其余可以类推。做桌、椅是最呆板的事，尚且如此，何况较活动的事？何况所应付的是人而不是物呢？然则事物的真相，如何能够知道呢？那史学家有一句名言道：“现在不能说明现在。”为什么现在不能说明现在呢？那是由于一切事物，有其“然”，必有其“所以然”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是不会了解其然的性质的。我们要用一个人，为什么要打听他的出身？为什么要打



听他的经历？岂不以一个人的性格、才能等等，就是他的出身、经历等等造成的。我们试再反躬自省：我为什么成为这样子的我，岂不和我所生长的家庭，我所肄业的学校，我所交往的朋友，我所从事的职业，都有很大的关系？倘使我生在别的家庭里，在别的学校里肄业；我所交往的朋友，换过一班人；我所从事的职业，也换成别一种；我岂能成为现在的我？我们再放眼纵观：我们所认得的人，为什么成为他现在这个样子？读书的人多少有些迂腐气；做官的人多少有些官僚气；生意人多少有些市侩气；白相人多少有些流氓气；这是为什么？他们是生来如此的么？然则中国的社会，为什么和欧洲不同？欧洲的社会，为什么和日本不同？甚而至于英国和美国不同；日本和朝鲜不同；就中国的社会，南北风气亦不能尽同，其故安在？就可以深长思了。寻常人对于一切事物，大都不甚深求，所以觉得不成问题。其实略加思考，任何事物，所以如此，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；深求其故，无不可以追溯至于极远之世的。固然，我们对于一切事物，总不能真正寻根究柢，然而多知道一些，毕竟要好一些，然则历史怎好不研究呢？

有人说：你的话是对了。可是已往的事情多着呢，我们如何能尽记，亦且如何能尽知？这话不错。一天的新闻纸所载，奚啻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几万万万分之一；历史的所载，又奚啻新闻纸的几万万万分之一，我们能知道什么？历史又何从谈起呢？且慢，我们现在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你在社会上，占如何一种位置？人家如何应付你？你没有不明白的。我们所以能够明白这些，岂不由于已往的记忆？然而我们已往的事，我们亦何尝能尽记？然则我要明白我之所以为我，正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记牢，

只要记得其“足以使我成为现在的我的事情”就够了。在人如此,社会亦何独不然?又何至于要把已往的事情全记呢?然而问题就在这里了。

## 二、历史的历史

任何一件事,非追溯其已往,不能明白其现在;任何一件事,求其原因,都可以追溯到极远;而又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记。这种说法,看似微妙,其实是容易明白的。问题就在:对于已往的事情,要把其使现在成为现在的,挑选出来,而我们现在所挑选的是否得当呢?这话就很难说了。须知历史,亦只是在一定的环境中,自然发生、成长之物,并不是自始即照着理想做的;更不是人类自始就有甚么高远的理想。说到此,则我们不能不一一考究所谓历史的历史了。

用普通人的眼光看起来,历史的起源是很远的,所以一开卷,就是些荒诞不经、渺茫难考的话。其实历史比起人类的年龄来,是很小的。人类的年龄,假定为五十万年,则历史的年龄,大约不过其百分之一;而且比较可靠的,还至少要打一个对折。我们对于已往的知识,自不甘以此为限。所以在没有历史的时代,也要想法子把它补作起来。因此,有所谓历史时代和先史时代。所谓历史时代,是当时的人,有意把它当时或以前的事,记载下来,传给后人,而其所传者,至今还有存留的。所谓先史时代,则这种遗留之物,已无所有,所有的一切,都是后人补作出来的。历史的流传,原不以语言和文字为限,然由语言或文字流传的,究居其极大部分;语言和文字,从广义上说起来,原即一物,文字



不过是语言的扩大而已,然语言非借文字,不能传诸久远;所以从大体上说,亦可以说:历史时代,大略和有文字的时代相当,先秦时代,则属于未有文字的时代。

历史时代所流传下来的,是些什么东西呢?据我们所见到的,可以分为下列几种:(一)国家所设立的记事之官,即所谓史官所记的。其中又分为:(1)记事之史。其书之存于现在者为《春秋》。(2)记言之史。其书之存于现在者为《尚书》。此系就整部的体例言,若记事、记言之史,零碎材料存于古书之中的,则不可胜举。又《春秋》为记事之史,《尚书》为记言之史,亦系就其大体言之,其中亦自有不能划一之处,如《禹贡》即并非记言之体。总之,古书编纂错乱,体例总不能尽纯,不可十分拘泥。(3)古代的法、令、章程之类。其书之存于现在者为《礼》。小的为一事的仪式,如《仪礼》所记是;大的则可以关涉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及法令的全般,古人亦称为礼,如《周礼》是。后世之《唐六典》,即系仿《周礼》而作的,明、清《会典》,又系仿《唐六典》而作的。(4)贵族的世系,古称为帝系、世本,简称为系、世,但世本亦是它的通名。所以《世本》这部书,内容亦兼记帝王的统系。系、世的记载,据《周礼》,系小史之职。(5)古人自记其功勋,或记其先世功勋之作,即所谓金石刻。金属的寿命,尤较石为悠久,故古器物存于后世的,以金为尤多。(二)私人所传述的故事,或伟大人物的言行。以其起于口耳相传,故其后虽笔之于书,而仍称为语。传述一件故事或一个人的言行的,都谓之语。前者如武王克商之事,《礼记·乐记》称为《牧野之语》是;后者如《国语》,是分国编纂的语。《论语》,论同伦,类也,此书乃孔子及孔门弟子的言行,被分类编纂的。《史记》的列传,其原本实称为语,所以在他篇中述及,尚称之为语,如称《淮阴侯列传》曰《淮阴侯语》是。大抵士大夫所传述的,其所关涉之事较大,其说亦较近情理;农夫野老所传述的,则正相反。但要考见

当时社会的情况,以及较古的情况,反宜于后者求之,一人士大夫口中,就被其以“言不雅驯”四字删去了。四字见《史记·五帝本纪赞》。中国的神话,颇觉贫乏,其原因即由于此。中国的神话,惟《山海经》及《楚辞》的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等篇,包含较多。其见于纬书的,看似丰富,然多出后人伪造,至少曾经过改造,不甚可信。

历史的缘起,从心理方面说来,可以说:(一)属于理智方面。因为人类有求知的欲望,所以(1)属于无可解释之事,亦要给它一个解释,神话的起源即如此。(2)要记录已往之事,以做将来办事的根据或参考,国家设立史官的根源,就在于此。(3)要记录已往的事。以作后人的法戒,其说已如第一章所述。(二)属于情感方面。不论什么人,都有一个恋旧而不忍忘记之感情,所以要把自己的经历,或他人的事情,是他认为有意义的,传述下来,留给后人。有这两种动机,历史就诞生出来了。但是古人对于主客观的分别,不甚清楚。所以(一)其所流传,真正的事实,和自己的意思,往往混合不分,甚至全篇的话,都是以意构造的,和现在的小说一般,而亦用记事的形式,流传下来,此即所谓寓言,最易使事实淆混。古代所谓小说,乃谓其出于街谈巷议,而不出于士大夫,说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事实出于虚构,如后世之小说者,古人谓之寓言。后世的小说,情节虽经理想化,事实或有根据,然其人名、地名等,则必非真实,故不易与事实相混。古代之寓言,则正相反。情节出于虚构,而人、地名则多用真者,如《庄子·盗跖篇》,欲寓其“秀才遇着兵,有理讲不成”的理想,乃捏造一孔子欲说服盗跖,反为所大骂,几至遇祸之事,即其一例。(二)更古的人,则连生物和无生物、人和动植物的区别,都弄不清楚了,所以又有所谓神话。(三)就是述及制度,也是如此的,孰为当时实有的制度?孰为传述者的理想?二者并不分开。记制度者,以儒家之书为最多。儒学分今古文两



派,今文言制度者,以《礼记》的《王制》篇为总汇,古文以《周礼》为大宗,皆系如此。诸子书言制度者,以《管子》为最多,亦系如此。所以古代的史实特别模糊。这种性质,大概秦、汉之际,是一个界限。在汉朝初年以前,历史所传的,如赵高指鹿为马之事,如流俗所谓鸿门宴的故事。见《史记·秦本纪》及《项羽本纪》。都是说得天花乱坠,极有趣味,而细想一想,就知道其万无此理的。其可信的程度,决不会超出后世的《三国演义》之上。秦、汉之际,尚且如此,前乎此者,就更不必说了。所以所谓古史,实当别为一科,专门研究。因为研究的人,各有专长,而古史的研究,有需于特别技术者尤多。至某书或某书的某部分,是否当属于古史的范围,则当以其是否具有此种性质而定,不能执时代为断。从汉朝统一天下以后,文化发达,传述者的程度骤然提高;可靠的材料,流传下来的亦多,前乎此者,采取不足信的材料,亦不能为其人咎。因为历史是不能造作的,断不能以自己推想所信的,作为史实。流传下来的,只有这样的材料,自只能照其原样,传给后人。而采取它的人,原并不以为可信,所以既采取之,而又加以辨正者亦甚多。历史便焕然改观了。

史学的发达,不能不为物力所限。古代作书的材料,简牍笨重,缣帛价贵,而书写又烦难,于是乎(一)著作难;(二)材料之搜辑亦不易。所以能成立一部巨著的,非依靠国家,得其助力不可。司马谈、迁父子世为史官,即其一例。但自隋以前,作史的人,虽借国家的助力,而其事则仍系私人的事业。虽然有时候编成某一朝的历史,系出于国家的命令,亦都就有志于此,或业已从事于此者而命令之,国家不过给以某种助力而已。时代愈后,则(一)材料愈多;(二)所关涉的范围亦愈广,从分量和门类两方面而论,都非一人之力所克胜,唐时遂开集众纂修之例,此后就沿为故事了。可参看《史通》的《古今正史》、《史官建置》两篇。其唐